

时代的一面镜子——

不同版本《赵氏孤儿》中复仇观念的演变

本报特约撰稿人：郑国和

《赵氏孤儿》是个在中国广为人知的故事。该故事于1959年被改编成京剧，后相继于2003年被改编成话剧，2005年被改编成越剧，2010年又被搬上银幕。受近年来《赵氏孤儿》热的影响，我抽空读了以上几个版本的《赵氏孤儿》，其蓝本元杂剧本和明刊本《赵氏孤儿》，也观看了该故事的电影版。一读一看之下，颇有所感。其中各版本体现的复仇观念的演变令人感受尤深。美国剧作家、批评家本特利（Eric Bentley）曾说：“戏剧是时代的编年史。”本文拟以《赵氏孤儿》不同版本体现的复仇观念的演变为例，说明戏剧（包括电影）真的像时代的一面镜子，客观而准确地反映了它的不断变迁。

赵氏孤儿的记载最早见于史书。然而各史书中关于赵氏孤儿的记载不仅有详略之差，而且内容上颇多重要相左之处。比如《左传》上说春秋时晋国国君灵公无道，从高台上射弹弓打百姓取乐，不仅对忠臣赵盾的苦谏置若罔闻，反而派鉏麴行刺，故被赵盾族人赵穿所杀。后来赵家遭到讨伐，但那是在赵盾及其子赵朔死后，讨伐中被杀的只有赵盾的两个兄弟赵同、赵括，而且这场“赵氏之祸”起因于“赵孟姬之谗”的内患，即赵朔之妻庄姬公主因自己与赵盾另一兄弟赵朔通奸败露，赵婴被赵同、赵括流放致死而向晋景公诬告后者谋反的结果。显然，在《左传》这部史书里既没有赵氏孤儿的故事，也没有后来人们往往与赵氏孤儿故事相联系的善善恶恶的复仇观念。

这种情形到了《史记》就完全改变了。《史记·赵世家》里沿袭《左传》的内容记载了灵公无道欲置屡谏的忠臣赵盾于死地而被赵穿所杀，也记载了赵盾之死。可是《史记》里却没有“赵孟姬之谗”的记载。取而代之的是《左传》里没有的许多人物和事件。比如奸臣屠岸贾以赵盾死前曾犯有弑君之罪为名欲诛赵家。他未请示国君晋景公就擅自带将领在下宫攻打赵氏，杀死了赵朔、赵同、赵括、赵婴，并灭绝了赵氏家族。赵朔死后，他的妻子庄姬公主生了个儿子。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和友人程婴为报答赵家的恩情相谋救孤。他们找来一个无名婴儿冒充赵孤，由程婴告发公孙藏匿，于是屠岸贾杀死了公孙和假赵孤，而程婴和真赵孤则得以躲进深山。十五年后，晋景公生病，占卜说其病是因有功于国者的后代断了香火而作祟所致。景公找来韩厥问该怎么办，原与赵家交厚的韩厥趁机以赵武即赵氏孤儿的实情相告，将军们也纷纷揭发屠岸贾假传君命策动诛赵的罪行。于是景公决定把原属于赵氏的封地赐予赵武，恢复了赵家的地位。将军们也反戈一击，帮助赵孤、程婴攻打屠岸贾，灭了屠氏家族。对照《左传》和《史记》，不难看出两者间的巨大差异。比如赵朔、赵婴的死因记载各不相同。其次，《史记》里多出来一个完整的、已经相当戏剧化的搜孤救孤故事以及围绕搜孤救孤的主要人物。把所有这些人物和事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则是



善对恶的复仇。因此，体现复仇观念的赵氏孤儿的故事最早是见之于《史记》的。

最早将这个复仇故事写成剧本的则是元代的纪君祥（生卒年不详）。纪君祥以《左传》和《史记》为主要素材，创作出了王国维曾赞为“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，亦无愧色”的杂剧《冤报冤赵氏孤儿》。然而纪君祥并没有拘泥于史书的记载，而是对史书的素材做了大胆的改动。比如假赵孤不再是他人之子，而是程婴的亲生儿子；真赵孤也没有躲进深山，而是被屠岸贾收为义子，等。这些改动不仅使情节更富戏剧性，而且进一步突出了复仇的主题。比如楔子里赵朔唱道“屠岸贾贼臣权在手，挟天子令诸侯，把俺云阳中斩首”，并嘱咐妻子等她腹中婴儿长大后要“交与俺子父母报冤仇”，开门见山地点明了赵家冤仇的起因，规定了全剧复仇的主题。接下来这一主题在剧中不断地重复和加强。比如第一折中韩厥的唱词“屠岸贾贼臣，将金阶下公卿损”，“想赵盾济民……治百姓有功劳，扶一人无私徇，落不得尸首囹圄”，第三折公孙杵臼的唱词“屠岸贾待篡夺皇朝，所算臣僚。把赵家三百口全家老小，满门都斩在市曹”，“有仇不报枉相逢，见义勇为非为勇”等，都不仅是主题的进一步展开，而且强调了这个戏里的复仇是正义对邪恶的复仇。杂剧唱词中的复仇手段非常残忍。比如第四折里20年后的赵孤听说自己的身世后决心“想着衔怨父母，拿住那奸佞贼徒，着那厮骑着木驴，刷那厮身躯，烂刺了他娇儿幼女，不落下一口儿亲属。”然而，因为现存元刊本中赵孤的复仇成功与否不得而知，全剧以他表达复仇的决心和必要条件作为结束：“欲报俺横亡的父母恩，托赖着圣明皇帝福。若是御林军肯把赵氏孤儿护，我与亢金上君王做的主”。

尽管元刊本得到王国维的高度评价，一般评家所

依据的却不是元刊本，而是流传广泛得多的题为《赵氏孤儿大报仇》的明刊本。这主要是由于明刊本科白、曲文俱全，而现存的元刊本只有曲文，没有科白，因而无从确切了解剧情。元、明刊本之间除此之外还有相当大的差别。比如元刊本中的晋灵公是个昏君。这一点从元刊本第一折里“晋灵公偏颇，朝廷中用[屠岸贾]这般人”以及楔子里“晋灵公江山合是休”的唱词可以看得很清楚。而在明刊本里晋灵公却是个明君，比如成人后的赵孤在第四折里就明确地唱道“明主晋灵公”。关于灵公的这一改动使得屠岸贾的形象更加丑恶，因而复仇的对象也自然都集于奸臣一身。元、明刊本的另一个差别是前者中的庄姬是赵朔死后被囚在宫中而死，而后者中的庄姬托孤给程婴后自缢而亡。这一改编一方面增加了全剧的悲剧气氛，同时也帮助坚定赵孤后来复仇的决心。元、明刊本的最大差别莫过于后者多出个第五折。在这一折里赵孤不仅“把奸贼全家尽灭亡”，而且“谢君恩普国多沾降……袭父祖拜卿相”，使复仇得到了完美的结局，也反映了善必胜于恶的复仇观念。

必须指出的是元、明刊本两者均非完美。比如元刊本以“晋灵公江山合是休”开头，第四折又有“俺待反故主晋灵公”，却以“托赖着圣明皇帝福”的唱词结尾，这明显是自相矛盾的。同样，明刊本虽有赵孤“明主晋灵公”的唱词，同时也有“奈灵公听信谗言，任屠贼横行独步”（韩厥，第一折）和“正遇着不道的灵公，偏贼子加恩宠，着贤人受穷困”（公孙杵臼，第二折），这显然也是矛盾的。这些矛盾是由于作者的疏忽，科白的阙如，还是剧本流传过程中他人改写造成的，仅从现存的剧本恐怕难以找到答案。

（下接第B3版→）